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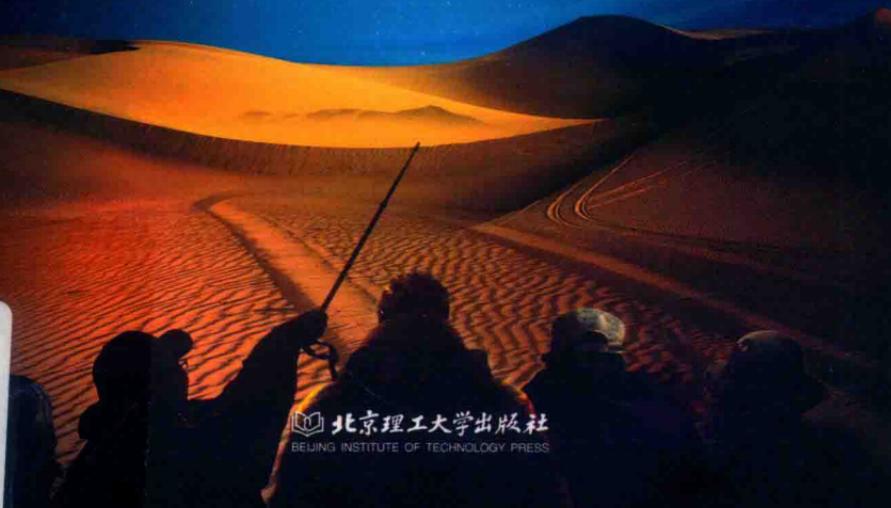
S U R V I V O R S   O F  
T H E   G A M E



# 幸存者 游 戏

吕默默  
王元 | 著

还活着，就是赢了！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RESS

# 幸存者

# 游 戏

吕默默 | 著  
王元

S U R V I V O R S   O F  
T H E   G A M E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RESS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幸存者游戏 / 吕默默, 王元著. — 北京 :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9.5  
ISBN 978-7-5682-6784-7

I . ①幸… II . ①吕… ②王… III . ①科学幻想小说—中国—当代  
IV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035737 号

---

出版发行 /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社 址 /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5 号

邮 编 / 100081

电 话 / (010) 68914775 (总编室)

(010) 82562903 (教材售后服务热线)

(010) 68948351 (其他图书服务热线)

网 址 / <http://www.bitpress.com.cn>

经 销 /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 三河市华骏印务包装有限公司

开 本 /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 9.75

责任编辑 / 刘汉华

字 数 / 213 千字

文案编辑 / 刘汉华

版 次 / 2019 年 5 月第 1 版 201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校对 / 周瑞红

定 价 / 42.80 元

责任印制 / 施胜娟

---

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拨打售后服务热线, 本社负责调换

## 目录 CONTECNCS

### 北京序章

- 1. 一朵乌云 .. 002
- 2. 大过滤 .. 007
- 3. 生活的苦 .. 014

### 石家庄第二章

- 1. 一次对话 .. 022
- 2. 三个问题 .. 029
- 3. 去死之路 .. 037
- 4. 红石碑 .. 048
- 5. 恐怖组织 .. 053
- 6. 12只猴子 .. 061

## 太原 第二章

1. 邵海龙 .. 064
2. 小梦 .. 071
3. 安琦 .. 079
4. 韩德忠 .. 087
5. 洪兵 .. 098
6. 李翘 .. 106

## 西安 第三章

1. 刻奇 .. 110
2. 钟鼓楼 .. 119
3. 兵俑 .. 126
4. 回民街 .. 134
5. 大雁塔 .. 140
6. 极光组织 .. 147

## 银川 第四章

1. 新龙门客栈 .. 150
2. 牧马人 .. 158
3. 大话西游 .. 164
4. 双旗镇刀客 .. 171
5. 红高粱 .. 178
6. 东邪西毒 .. 185

## 兰州 第五章

1. 安宁 .. 194
2. 城关 .. 200
3. 西固 .. 208
4. 七里河 .. 213
5. 红古 .. 218
6. 阜兰 .. 228

**张外  
掖**

- 
- 1. 闪回 .. 232
  - 2. 进程 .. 236

**哈密第六章**

- 
- 1. 序幕 .. 242
  - 2. 开始 .. 249
  - 3. 发展 .. 254
  - 4. 高潮 .. 259
  - 5. 结局 .. 265
  - 6. 尾声 .. 270

**罗布泊终章**

- 
- 1. 与神的会面 .. 272
  - 2. 危机 .. 279
  - 3. 宇宙文明史 .. 286
  - 4. 虚无空间 .. 291
  - 5. 最幸运的人 .. 299
  - 6. 第四种方案 .. 303

# 序章

北京

事情发生得有些突然，但纵观人类文明发展史，类似劫难似乎在所难免，突然之中孕育着必然，如同不请自来的盎然春意，在重生之前已悄然完成一轮有序的四季循环。

多年以后，人类历史学家可以平静悠闲地点上一支香烟，泡上一杯热茶，有说有笑地翻阅这一事件的始末，认为其理所当然——不但不对灾难的发生感到陌生和厌恨，而且斥责灾难的姗姗来迟——这时，历史里的灾难就不是灾难，而是事件。但对于当事人许午阳来说，这就是地地道道结结实实的灾难。灾难并不是说像洪水地震之类的天灾，也不是像瘟疫战争这样的人祸，这样的灾难是广义的。由群体承担并且分摊，灾难就显得大而无当和无的放矢，落实到个人头上就没那么残酷；也不是说不残酷，而是说残酷不是针对个人，心里就有了安慰。这样的灾难如同封建社会的课税。对于许午阳来说，灾难的具体表现是一场电视转播。

2026年美国世界杯决赛，许午阳携他的双胞胎儿子许文和许强端坐在电视机前看球赛。时年许文和许强八岁，自小受许午阳熏陶，已然是狂热而合格的小球迷。老大许文支持阿根廷队，老二许强力挺德国队，许午阳则保持中立，他看好的无冕之王荷兰队在半决赛折戟沉沙，深化和神话着橙衣军团的无冕之路。如果非要站定一个立场，许午阳支持德国队，因为正是阿根廷队淘汰了荷兰队；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正因如此，他才有闲情逸致根据电视机右上角的准点报时来比对自己那块祖传的上海牌机械表：计时仍是那么精准！

许强在许文耳边吹风：“2014年的悲剧就要重演了。”

许文说：“嘘，看球，别说话。”

上半场双方互交白卷，时间来到七十分钟左右，场上比分仍是零比零。七十分钟，球员的体力开始告急，前插、回防的速度比之上半场有了明显下滑，用解说员的话说“注意力一定要集中，否则很容易丢球”“比赛来到最容易进球的时刻”。场上阿根廷队明显占优，控球率远超对方，但打门次数并不多，打正次数甚至还不如德国队；也就是说，有效的进攻并没有，用一个通俗的说法，中看不中吃。又十分钟过去，阿根廷队后场拿球，足球经中场过渡顺利送到弧顶位置，中锋发挥支点作用把球拿住，然后分到右路，迅速插上的右边后卫晃过一名防守球员，起脚传中，小禁区里面有三个点在包抄，随着他们高高跃起，许文的呼吸变得小心翼翼。他等待着、盼望着、祈祷着……就在这时，转播信号中断，画面在几秒钟的模糊之后，出现了一个新图案：黑色的正方形中央，有一朵帽子形的白云。

彼时，许午阳父子三人谁也没有意识到这样一个可爱的卡通图案将会对他们、对整个人类文明产生怎样的影响；但对于三个球迷来

说，在世界杯决赛直播时出现这样的状况，不啻一场灾难！这是血淋淋的、赤裸裸的折磨和迫害。

许强立即哭出来，要求爸爸找回信号，在他幼小的心灵看来，许午阳有义务为他解决麻烦，当爸爸的，自然有这个义务。许文则表现出一个哥哥应有的镇定和成熟，一边哄许强说没事，一边问许午阳：“这是什么？”

这是个问题。

许午阳只能告诉兄弟俩转播信号出现故障，具体到这个图案本身的意思以及它所代表的意思，许午阳的确一头雾水。一头雾水不是因为他无知。在当时，全人类都没思路，而说全人类无知，那显然是人们不能答应和承认的。许午阳只好谨慎地沉默着。许强对他的反应极其不满，继续用高亢的哭声控诉。在他们那个年纪，爸爸应该是上天入地无所不能的。造成这一局面，往往是因为当爸爸的在儿子面前夸下许多无法实现的海口。现在，谎言不攻自破，“海口”变成“海啸”。被这个莫名其妙的图案打脸之后，许午阳希望通过其他事情挽回颜面，于是假装思索一番，沉着指出：“这也许是一起恶作剧。”

与此同时，图案中那个平躺的月牙儿有了一个幅度可见的翕张，一种干燥无味的电子合成音随即飘荡出来：“这不是一起恶作剧。”

许文和许强面面相觑，茫然而质疑地望向许午阳，后者没了遮挡，机械地耸耸肩膀。

云形图案继续说：“我言简意赅地介绍一下人类目前的处境——就在刚才，我接管了人类文明最高统治权，但是现有的系统和组织仍对文明有约束力，以保证文明的秩序和发展。请放弃你们想到的所有反抗行为，这样只会造成无谓的伤亡。我有能力在一小时之内破坏地

球生态，也可以在一秒内发射地球上所有的核武器。我没有这么做，并不是想要说明我多么仁慈，而是因为我需要你们，准确地说是，我要你。哦，百分之六十八的欧洲人会心一笑，而百分之七十五的中国人则愁眉苦脸，真是没有幽默感的民族啊！”

许午阳属于那七十五之列，他从小到大都秉承“随大流、不挨揍”的原则，视保守为圭臬。他的两句口头禅最能诠释这点，分别是“别人都弄呢，你不弄”和“别人都不弄，你弄球”。眼下，保守起见就是关掉电视。他拿遥控器对准电视机，显示器的画面并没有像他想象的那样消失。他又试着摁了几次“关机”按钮，依然如故。也许是电池接触不良，这是遥控器常犯的小毛病和小脾气。他像以往一样把电池抠出来再装上，信心十足地摁了下去。事实证明，只是徒劳。许午阳有些泄气，被生活中熟悉的事物和规律捉弄，往往比遭受到陌生的恶意更让人心寒。

云形图案还在宣扬：“接下来，我会宣布一系列措施，为了更系统地管理人类，也许部分措施看起来有些难以理解，甚至有些残忍，但是从长远的文明进程来看，绝对是利好的，请你们配合。我再次重申，不要试图反抗。如果——”

电视屏幕一片漆黑，从中反射出许文和许强兄弟俩的迷之困惑。他们显然被那个云形图案和它所说的内容吸引，相比之下，就连刚才还密切关注的世界杯决赛都变得无足轻重。电视机旁边是拔了电源插头的许午阳，对抗科技最行之有效的办法往往是使用蛮力。但是这次他并没有遏制住云形图案的威胁：“意图反抗，后果自负！”许午阳惊慌地四下寻找，发现声音从裤子口袋中发出。他掏出手机——上面也有一个云形图案。看来，不仅仅是电视，其他电子设备也遭到了

入侵。

许文疑惑地望着许午阳：“爸爸，它说的是真的吗？”

许强心有灵犀地补充道：“我们被接管的事……”

许午阳挠挠后脑勺，嘿嘿笑着，不置可否，他不想欺骗孩子，又不能置之不理，只好转移话题：“哎，真不知道德国队和阿根廷队到底谁赢了？”

多年以后，历史学家称这次灾难为“文明劫”，而那个云形图案，则被历史学家文学性地称为飘在人类文明之上的一朵乌云。这一说法借鉴了“物理学两朵乌云”之说。但没多久，“乌云”的说辞就遭到攻击和嫌弃，安于现状的人们开始对“乌云”交口称赞。乌云也变成祥云。至于“文明劫”则谐音成“文明节”——文明在过节，大张旗鼓地歌舞升平。

在人类文明遭遇颠覆的这一年，世界各地还发生着这样一些本应该值得载入史册的事：阿根廷队通过点球大战自1986年以后再次捧起大力神杯，看台上梅西痛哭流涕；俄罗斯举行胜利日阅兵彩排，长腿女兵抢眼；英国发射“探索号”载人宇宙飞船，目标是星辰大海；华裔女富豪取消婚礼，宴请六百个贫困家庭；德国女子独自与三千名新纳粹主义游行者对峙；“四国计划”小行星带寻求新能源；日本熊本县再次发生地震，学校震后重开后，学生兴高采烈上学；印度举办第三届牛畜选美大赛；美国首位亚裔总统邵晓辉初次访华……

“文明劫”的始作俑者是人类自己。有两个俚语形象而生动地注解了这个事件，第一个是中国的“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第二个是来自西方的“He sets the fox to keep the geese”，翻译过来就是引狼入室。两个俚语的指向都不言自明，用许午阳的话说是：“什么是作死，这就是作死。”

许午阳是一个小老百姓，有着小老百姓应有的心地善良和胆小怕事，他只想安安稳稳过一生，其他都是瞎扯。但眼下，他根本躲不开，更逃不掉。人类在人类历史上首次被当成一个整体对待。任何一个人都不能置身事外。

“文明劫”事件不久，相关部门就出面解释，许午阳以为会发一篇报告澄清谣言，就像之前那样。但跟以往不同，相关部门给出的指示是：“为了大家的生命财产安全，请广大群众严格执行乌德所发布的指令。”

乌德不是一个人，也不是某个个体，而是一种代指，那是一种两米高、直径半米的圆柱体，下方有一个能够支撑且可以行动的磁悬浮圆盘。悬浮圆盘可以拖拽其臃肿的躯体以每小时两百千米的时速自由移动。简单来说，乌德指的就是这种型号的机器人。关于云形图案的身份也呼之欲出，即使不去关注那些铺天盖地的猜测和声明，稍有些科学常识的许午阳也能自主做出判断，这次机器人运动发轫于人工智能觉醒——曾经一手创造出机器人的人类，就这样轻而易举地被机器人俘虏。俘虏并不准确，毕竟没有发生科幻小说里出现的桥段。人类和机器人没有进行旷日持久的战争，人类的反抗瞬间被团灭。云形图案也对应上了，人们以前总是叫嚣着云计算云服务，现在是云侵略。

比核武器更可怕的是习惯，电子产品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不，是大部分。没有电脑不能工作，没有手机不能生活，更有甚者没有手机不能活。面对这种情况，机器人保证人类的正常活动已经算是一种怜悯。有许午阳这样想法的人占据绝大多数，机器人接管人类文明还不如换一任街道代表对他影响更大。一旦上升到政策的高度，就已经远离了底层的利益冲突。

这些机器人从各大工厂的流水线被生产出来，没有准确的数字，但起码数以亿计，仅仅北京就有上百万台，他们见缝插针寄居到城市的各个角落。许午阳坐地铁，在小饭馆吃面条，去公共厕所方便都能看到这种光可鉴人的圆柱体，小区里面每个单元的入口处也有一个机器人执勤站岗。一开始，许午阳有些小抵触和不适应，慢慢也就习惯了。习惯，就意味着放弃抵抗。而人们喜欢在惯性里滑行，舒适又安全，犹如温水中被煮的青蛙。这些机器人说得一口标准北京话，在小

饭馆遇见，就招呼：“今儿这顿跟这儿吃啊？”在公共厕所碰头，一张嘴：“今儿这泡跟这儿拉啊？”也有学不到位，故而二者弄混者。

当然不乏一些诉诸武力之人，他们野蛮地将乌德捕获拆解，将其还原成一堆零件，或者泼汽油将其焚烧，或者将其从高处推下。如果乌德也有咽喉和动脉，一定还会衍生出吊死和放血的手段。刚开始，乌德没有任何反抗，似乎严格遵守阿西莫夫笔下的三定律。几起破坏事件之后，许午阳亲眼所见，在他的公司，一个乌德把往它身上泼茶水的同事给毁灭了。对，就是毁灭——乌德迅速靠近他，后者在瞬间被笼罩在一个淡蓝色球体里面，只见他痛苦地扭曲，身体像一团面似的被一只无形的巨手揉搓，四肢别成一团麻花，脸上肌肉已经变形。球体消失之后，那人匍匐在地，有胆大的人上去试探，鼻息不存。做完这一切，乌德继续刚才的普查，就好像什么也没发生。这件事对许午阳打击很大，同事被电死的惨状让他忍不住想起一桩锥心的往事。为此，他一度让儿子们远离乌德，两个小孩却把乌德当成一个电动玩具，玩得不亦乐乎。小孩没有成年人的社会观。许午阳甚至想到，也许下一代、再下一代，他们的后代就会习惯机器人的统治。

所谓普查是乌德对人类的一种扫描，收集所有人类的信息，进行编码和存储，用机器人的语言解释就是“方便查阅及管理”。曾经有一个很文艺的比喻，说每个人都是一本书，现在来看，比喻成了谶语。每个人都是一本书，地球就是一个硕大的图书馆。而读者，并不是我们。这有点“年轻的时候有贼心没贼胆，等到老了贼心贼胆都有了，贼又没了”的凄凉。

这些乌德不停地移动，谁也不知道它们到底在忙碌什么，直到有一天，小区入口处安放了一个衣柜似的机器。这东西宽两米，长四

米，高三米，外表看来是一个完美的长方体，如果不是形状上的锋利与圆润相去甚远，许午阳还以为乌德们仿照自身打造了一个雕塑。

然后，乌德宣布“人类放假一天”。

这是真正意义上的放假，针对所有人。那些需要二十四小时值班的岗位由乌德负责，人们被要求回到自己的住处，集体参与人工智能接管人类文明之后的第一次会议。

云形图案再次出现在各种各样的显示器上：“我很欣慰，大部分人还是聪明识时务的，除却一小撮反动势力。相信大家都已经看到那个长方体，这对人类文明发展至关重要。我知道很多人只是表面上心悦诚服，暗地里还有不安或者愤怒的情绪涌动，认为将人类的统治权拱手相让是一件没骨气的事。现在，我将带来反馈，消弭仇视。在你们面前的长方体是一个基因检测装置，你们可以称其为‘生命盒子’，我会对进入其中的人进行基因级别的检测。这并不是说我要对你们的疾病进行治疗，那是你们碳基生命需要承担的义务，我亦无权解除。但是，通过生命盒子，我将促进文明的提纯和进化。”

这不是你来我往的商量，这是必须执行的决定；云形图案的出现，与其说是一种象征意义的宣判，倒不如说是一个准备开始的信号。许午阳和小区其他人一样按照乌德的指挥排成长队，准备渐次进入生命盒子。整件事情不像是一次检测，更像是一个仪式。人们脸上表情各异，有的慌张，有的愤怒，但底色都是恐惧。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此次检测总归是凶多吉少。

小区最先进入生命盒子的是一位长者。他已经老了，有着看淡生死的觉悟，愿意为大家进行第一次尝试。没有人知道盒子里面发生了什么，是什么感觉，因为他步入之后再也没有走出来。生命盒子的大